

目 次

九月的玫瑰·····	戴當萊 R. Dieudonne
可憐的把戲·····	波萊斯 C. de Prolles
露瑞夫人·····	法郎士 A. France
嫉妬·····	波地 F. Boutet
他們的路·····	巴比塞 H. Barbusse
深夜的一吻·····	雷佳遂 L. Lacaze
死的朋那德·····	耶路沙 A. Arnoux
麗斯·····	壁薩 R. Blyet

他們的路

巴比塞 H. Barbusse

在這俯視着一所村落，環抱着漫漫的一座山的頂上，祇有一間房屋。這間房屋是恰恰的建在沿了山頂的這條路的中心，牠的位置是這樣的恰巧，這使得一個人沿了這條路走到此地來的時候，他若不是掉臉往回走，便祇好走進這間屋去。這樣古怪的一間房屋是完全的阻礙着這條公路——在那面還連下去的——但是在聖伯德尼這冷靜的村落中却一點不關緊要；況且，這條過路從早到晚的都是這樣冷落，正如牠從晚到早的一樣。

在這間屋內，這從牠的地位看來，正如有些城內高聳的可敬的禮拜堂尖一樣，造成這一帶風景中的一部的，裏面住着一對夫婦，在非常艱難的情形之下——都是悄靜疲憊了的人物，整天的在城裏作工，很少有餘暇能在這茅屋前面像客室一樣的蔭花的空地上坐下。

這位丈夫同妻子並不能說是一模一樣。他的一對綠眼睛中間聳着一隻高翹的鼻子，陷下去的面頰，荳蔴一樣顏色的頭髮，一身堅強的紅皮。她，略為靈活一點，幾乎完全不能同她丈夫臃腫的身材相比，生着一張沒有生氣的臉，一頭頭髮黑得像上等的絲質一樣。老實說一句，從頭至腳，他們簡直一個是白天，一個是夜晚。但是這些細節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所能實在形容他們的一點，是在他們活着的像彼此繫在一起一樣。從來不曾有人看見他們在家裏分開過。他們祇要才離開一點遠，他們就止不住的要各人找着各人，他們同時的笑，這並非因為他們要這樣的相像，乃是因為他們本是這樣的相像；還有他們的眼睛，這在外表上是不同到極

點的，但是目光却好像是神蹟一樣，相同得竟這樣的厲害。

據一般的輿論說來，都說這兩位彼此愛得太甚了。雖然他們都是生長在這個村內的，雖然他們家族的名字這全村都知道，雖然村裏也一樣的知道他們各人的名字，但是因了他們是這樣的祇情願自己躲在一起，祇彼此的相愛，這樣的結果便使得他們在村裏竟無異乎是陌生的人一樣。這種態度，正如一切自誇的事一樣，當然是不受旁人的歡迎。

每天早上他們從家裏出來，漲得像一隻舊箱子一樣，到離着有五六里遠的薩羅莊去。走到城內的大街上他們便分手——人們終於看見他們這樣了——很小心的很畏縮的，始終好像這是第一次一樣。在馬羅萊的大門前他便撇下他的妻子，然後在下午的六點鐘又在那裏等她一陣。她因了他的離去而顫抖着，好像一個乞婆一樣的在等着，躲在工廠門口的角落裏。

從村上，人們每天晚上望着他們回來。在冬天，

他們祇看見他們抖動着的燈籠火，好像一顆星一樣；在夏天，當他們在山上走着離開了一陣烏雲，映着山後的落日，他們又好像紙剪的黑的半面人影一樣。他們各人抱着各人的手臂，手也交握着。他們用莊嚴的步伐走着，好像是從天邊走了回來一樣，又好像帶了一些古怪的消息一陣來的神氣。

“他們來了！”戈斯伯喊着。

“他們靠得這樣的緊！”梅蒂說。

“是的，”年歲老得厲害的利瑪答應着，她的嘴唇已經灰白得像骨頭一樣，在所有一切重要的事情上，除了這一個“Oui”（是的）以外，不會再講出旁的字了。

“啊啊！”丁黛小姐低聲說着，她，以她這樣大的年歲，假若她曾經做了妻子，恐怕此刻正是一位老祖母了。

孩子吉巴，放蕩，污穢，下流的，張大着他的嘴，但是找不出他的什麼下流的話來罵，雖然他的話是很多的，而且向來也不吝於用的。這是實在的，對了一雙結合得這樣高貴的人，你有許多想要喊出

來的話也喊不出。你不能……

便是這樣，在山上，在一切的居民之上，他們每天這樣的出去回來。也是這樣，這一天他們出去了以後，他們的家裏燒了起來。

在早上十點鐘，火，可怕的突然的燃燒了出來。這是顯然的，牠的來源是被風刮來的磨石上濺出的火星，濺到房屋的木板上。無論牠的來源是怎樣，這個火將這間房屋是燬得這樣的完全而且迅快，這使得裏面所有一切的東西也都消滅了。幾桶澆上去的水，僅僅祇將這被毀了的房屋的木架，燒焦了的木頭燒涼了一點。在路的兩旁，欹斜的堆着餘燼的灰堆，在灰中，一隻鐵牀的枯架正好像一個人的身體一樣。

不知道是怎樣，起火的時候沒有人到薩羅莊去報告這被災的房屋的主人，事後也不會有人去。

“他們自己馬上就會知道的，”一位好良心的婦人說。

“是的，”利瑪媽媽回答着，用着她單調的聲音，爲這可怕的消息擔憂着……

當晚上，這要帶了兩位被犧牲者回來的晚上到了，有一種感情在全村籠罩着。各樣的人，爲了奇心和恐懼所吸引，都從黑暗的門內露了出來，也不用旁人的呼喚，都漸漸的聚在那空場上。但是眼睛却一齊的向天望着，向山頂上望着，好像因在黑暗裏的人盼望着天光一樣。

戈斯伯從他的牙齒縫裏哼着：

“他們來了！”

有兩個婦人是這樣的分了心，她們一齊的喊了起來，“不見得！”

在遠遠的地方，映着紅色的天空，他們好像是一圈雙層的妖怪。他們向了他們渴望着的地方，他們的家，是用這樣照舊的安詳的步伐走着，這使得你一望就知道，他們對於這已經發生了的悲劇是一點不知道的。

村中聚着的觀眾都不安了起來。這兩位不幸的人，向着他們刑罰的地方走着，這殘忍的命運爲

着他們設備的；他們在一起走着講着，彼此是這樣的各人相守，是這樣的不顧旁人，他們雖然已經走得很近了，但是他們仍是一點不會看見。

他們漸漸的走近了，走近了……你看！他們抬起頭來，向他們前面望着……

“啊啊！”一個乞丐這樣哼着，他是，因了慈善的原故，才也允他到這樣來看的。

但是即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仍是什麼不會看見。這是無疑的，他們各人心中在想着各人是這樣的深湛，這使得他們始終無異在臉對臉講着話一樣。他們正笑着那同一樣的笑。這個笑，這個一道可憐的不幸的光暈使得人類臉上的美麗更加深湛的，這個笑究竟是真看見還是猜想着的？可是，無論看得見或看不見，大家都相信這個笑確是在那裏。

這樣幾分鐘過去了，那男人同女人從兩堆破爐之間走過，一點也不去注意；他們仍向前走着，不去顧到他們腳下攤着的是什麼；於是在落日的光耀中，他們漸漸的向了山頂那邊消沒下去。

觀眾的臉兒在陰暗中彼此對望着，各人都覺

到驚震，但是又覺得奇怪。梅蒂是充滿了她薄弱的
能力所表現不出來的言語；她祇能不停的抖動着
她的嘴唇；但是老年的利瑪却向她靜默的點着頭，
“是的！”

“是的！……是的……”旁人都在這樣想着夢
着。“是的，顯然的……他們是在旁的地位，所以他
們看不見什麼……是的，他們的路是廣闊的，他們
隨着走下去，就是這樣。是的，這正是應該的，他們
的房屋既不在那裏了，他們當然用不着再在那裏
停留……”